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 第一回合 香港的憂鬱

文：游靜

古語有云：

一生唔到你擺布 以為終於見老母  
上方設得奇巧計 一條船走幾條路

「喂，是我。你昨天又說打電話給我？不用你叫，我還是等了。……我等到三點，今早熊貓一樣上班，整天偏頭痛……我恨想你，你幾時肯見我？……你怎麼老是這樣講？怎麼我總是排在你的所有事情以後？……我無法相信你。……你不要再跟我這樣說。……我要掛線了。我要掛了。……你還要講些什麼嗎？」

我潛來潛去都潛不到一千蚊紙，無法就此閃出牛雜舖。  
太婆話

我一直吃我的牛雜麵，頭都不敢抬。女子在她的大哥大前呆了一陣，終於掛了線，又在她的及第粥前發呆。我盯住粥，表皮慢慢呈現膜狀。我張嘴正要咬住一片牛肺時，頭上的彩電開始炸起來，不知是誰的搖控器在作怪：「我國從現在至二〇九七年這五十年內，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在美、日、台、俄駐紮重軍之下，依然維持司法獨立，及我國靠但起家的自由市場，又同時可以在逐D逐D地擴大激的步伐下，建立我國足以抵抗東

那天下是新聞。我阿太婆泉下有知，不知

又會不會比較一下當天與今天的群眾反應。我終於捱到去星光傳訊，可以排除Modern自己回家。又加了價。此項服務聽說今天已第四次加價。我按了密碼，在傳送的過程中開始偏頭痛。至家時匆匆爬

一直汪。貓一直咪。狗有恃機待發的樣子。我驚地驚醒，一身是汗。冷氣已開盡。狗仍然在吠，鎖鍊索索響。我起來，倒杯冰水喝，瞥見牀頭其實沒信，只有一個大字寫着DHL的信封。我



上碌架牀躺下來。媽媽見我半條人命，把剛收到的郵件一疊放到櫃頂，即我牀頭，便一聲不響回到下格牀去。

### 牀頭大信封

我昏迷過去。醒來時狗一直汪，貓一直咪。我打開掉到牀頭的信，阿太婆勸喻我要帶眼識人，不要物色住得太遠的女仔，否則重蹈覆轍，交通不方便，苦的是自身。我回信話隔壁阿珠女又不夠爽朗。狗



聽說這種資料傳遞方法，從來沒見真人用過呢，不快又不慢，這樣奇怪。

拆開大信封，內有一小傳單狀之物體，上有密密麻麻的毛筆字，剛勁豪邁的書法，寫着：

布明西遊 你也去西遊  
布明歸西 你才不歸西

（特小字）並附午黃鹿尾巴紫薑酒熱解毒散十二打，專治輪頭痛，然必須於行動前與粉紅色藥水同服，用後身心透明，混淆視聽。

我一定還是在發夢，我趕快把東西放回大信封內，又掏出來，對聯仍在。我放回去，又掏出來，連帶法的勁度都一樣。自從我收山以後，我經常有這種突然又接到任務的夢，但做夢是做夢，畢竟起不起 Reunion Festival 咁多次都不走樣。我開始擔心，今次我是跟誰在探討，同樣存在於一個非夢的、恍惚之間，到一個真實的一塊地中。所料，它們都到了，我的意思是，用老幼皆宜藥水。整個冰箱都是，每小瓶印有不同的有效日期，有部分在冰格中呈冰淇淋狀，用前須解凍。

## 黃竟齊



### 我的大陸口音

我是在冰格前，古人有謂：「何必偏偏選中我？」我早就改食素，而且盡量減少性生活，只顧自己的不同部位做，希望與世無爭。我不是不感謝國家栽培我，不是不肯唱龍的傳人，不過我們搬代來了香港這麼久，也逐漸習慣一天玩死幾隻電子寵物，約朋友一家大小去爬山兼遊行這些等港式消遣生活方式。這分鐘最喜歡的歌不知是男是女的歌手心猿唱的，據說反映廿一世紀末九七政治情懷的「天生愛你至愉你」。

我的意思是，你總不能變到我還有大陸口音，便仍然當我是大陸殺手，任意你點希。

# 七議員



我的意思是，想當年我阿太婆搭乘第一班京九特快來這位處海洋邊陲的小島追尋她的愛情，雖然發現自身不過是那個男人在香港回歸路上楚留香式的N個大陸情人之一，最終還是勇敢地留下來，開展她陸續有來的另一種愛情，最後跟我的另一個太婆生下了我阿婆，又開創了香港的第一家磨豆腐即食通宵連鎖店，蔚然成家。我的意思是，雖然我自小被認為是特優生，十歲時學校要選我去中央受訓，我們都不知究竟是什麼樣的訓練，我們也沒問，但我記得我媽媽跟我一起哭了七日七夜，我不捨得我同學叮叮，我媽媽不捨得我。但中央是中央邊陲是邊陲，我們被迫經歷生離死別，因為那時候我們「不能不給中央面子」。於是我跳上那部九京特快，跟許多多眼珠或者腦筋或者身手都要比我靈活的小孩一樣。我們這些那時候可以說是香港、澳門、台灣的精英了，一行二百人。

我特別記得珠珠，她的眼睛好像攝影機那樣，看過的圖畫每一個細節都記得，我借給她我太太寫給我的《熾筆小新遊地獄》，她看一週就可向我扮演出每一隻鬼的樣子，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究竟是乜呢。

我的意思是，我在那條線的中南海推完那一段人間地獄式的訓練，不過是一心要回到香港來。我們當中，要不逃跑或自殺，要不成為高幹，控制中國的房地產，最後只有三個，既活着又申請要調回來。

當然，當我回來的時候，香港其實已經不是我心目中的香港。我喜歡吃的蜜香麵變成餛飩麵，豬扒變成排骨，坐計程車有七分之一的機會被殺。每天都選立法局議員。有一種公務員，他們的工作就是去投票，以顯示香港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另外是，我操的流利普通話，在香港如今成了時髦，為我帶來很多方便。在一些老牌字號如阿二靚湯吃飯，用普通話叫菜，服務員的態度特別友善殷勤，毛巾都多拿幾次。我雖然從事特殊的服務性行業，但也是升斗市民，管不了什麼大政治。香港獨立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我以為從此就可以退出江湖，不須再埋身白道黑道紅道，反正香港有各國重軍駐紮，上面又充分分鐘埋身掛掛，亂作一團，搞不清誰打誰。我很高興我生逢亂世，可以專心炒樓，開時買4T。

但如今這個大信封，像魔鏡般把我從千年酣睡中驚醒，可以說是全中華民族大小龍蛇

都無法好好睡一覺的悲哀。

「魚仔，起牀啦，幹嗎老是睡？」我阿媽像股市大跌般吵醒我，原來是叫我聽電話。

「喂——」  
「您好。我不知您還記得我不。我是陳寶珠。」  
「您還在生？這些年來……」  
「我被調到其他單位而已。」  
「我以為你們都……那其他人呢？劉德華呢？蕭……」

「他們是真的掛失了。大總統了，引起懷疑，最後他自己發了瘋，只好被送去供學兒們作射擊練習。近則是水土不服，患了軟骨病，上頭覺得他反正不能成材，又怕他洩露國家機密，準備把他送到西藏關起來。出發前一晚他要睡到地板上去。清晨時公安來押他，發覺他的身子是冰的，好像靈魂就此出了竅。他的身體還被運到國家化驗所解剖呢。後來報告說他死於愛滋病。」

與珠珠重逢  
「什麼？」  
「嗯，是一種我們近廿年都沒見過的病，據說曾經很流行。」  
「那你呢？這許多年來……可好？」  
「沒見你這麼久，你還是滿口廢話。車仔，我跟你講，你我同坐一條船。」  
「什麼？」  
「你又還是這樣低B。電話不方便，今晚十一點「墳場」見吧。」  
我緊張過度，早到了「墳場」。這家據說是特別為中西文化交流而設的咖啡店。我常常來，不過據說它的豬耳朵豬腳豉特別香，許多國家元首特別乘坐直升機來吃。我叫了一杯特醇咖啡因，將要與珠珠重逢，不免有點心跳。

多年不見，珠珠打扮不減當年酷。深灰小企領男西裝外套，淺紫貼身皮長褲。我頓時記得當年珠珠失蹤後我哭了七日七夜。三歲定三十，當時也沒走眼。

「喂你眼定定個乜呀，如果我係來執行任務你扮貓都唔話啦！」  
想不到珠珠的港式態度，包括劈頭互望法，經過嚴厲的京港交流，仍然保持一定功力，相當跟進。（十之一）

## 告別米字

告別米字旗。  
中國歷史總算圓黃梁。  
土生土長於英國我底成長歲月裏。

## 旗降

我底成長歲月裏。生活中，米字旗降，思想上，也從未受過米字旗的仰。沒人逼過我向它。

每天經過中環和米字旗一眼；感覺所當然存在得理所當然。對米字旗棄來來，如自己一貫所持的，消楚自己是正統統的是止上米字旗的，或許該慶幸吾輩未受異族以狗般看待。

雖生於百廢待興米字旗下活了大半位；但人的尊嚴自位；翻閱個世紀前外憂內患的慘淡。受那種切齒之痛；四、五代前人生長在太平盛世，強管滋味的小孩，所謂歷史包袱，則來、擲之則去的，欲強塞入歷史倉庫，包袱從倉庫掏出來，米字旗下的香港，只是一片任人。

「我係來執行任務你扮貓都唔話啦！」

以在這條路走的時候，向這這三篇於身體的事，我們唱，國際歌。從中環走到灣仔，這個晚上，已經走第三次。

真是一個哀傷的嘉年華。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上午二時三十五分，我真正的和阿敏，臉對臉。在灣仔地鐵站，有兩個穿襯衣衣腳蕩出來的男子，操普通話，下到月台等車。車到月台，在月台邊，蹲了下來。這一蹲，阿敏說，你知道了吧，真真正正的，一個新的年代，經已來臨。

阿敏穿了青檸檬的絲質小鳳仙上衣，一條黑色西褲，平底皮鞋。正是三年前她下葬時所穿的衣服。

### 「我是陳寶珠」

當然，當我回來的時候，香港其實已經不是我心目中的香港。我喜歡吃的蜜香麵變成餛飩麵，豬扒變成排骨，坐計程車有七分之一的機會被殺。每天都選立法局議員。有一種公務員，他們的工作就是去投票，以顯示香港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另外是，我操的流利普通話，在香港如今成了時髦，為我帶來很多方便。在一些老牌字號如阿二靚湯吃飯，用普通話叫菜，服務員的態度特別友善殷勤，毛巾都多拿幾次。我雖然從事特殊的服務性行業，但也是升斗市民，管不了什麼大政治。香港獨立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我以為從此就可以退出江湖，不須再埋身白道黑道紅道，反正香港有各國重軍駐紮，上面又充分分鐘埋身掛掛，亂作一團，搞不清誰打誰。我很高興我生逢亂世，可以專心炒樓，開時買4T。

但如今這個大信封，像魔鏡般把我從千年酣睡中驚醒，可以說是全中華民族大小龍蛇

## 連載小說

### 問到底

呢間呢上咁好食，係日本菜嘅。

李察 黃竟齊

上次我請咁。

## 快





不能不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非常劇。遺憾的是要價太貴。多少人的命、血、眼淚。」（見《這些憂鬱》一九二頁）

生充滿了太多精彩片段，旁人看着稱奇，當事人卻渾不當一回事。我師曾跟弘一法師結緣，還獲贈書已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想弘一法師對老師大概有什麼影響，被老師一口否定了；沈從文是表一些特別的影響吧！老師同樣否定們來說是富於傳奇意味的名字，對前者不過是一個綫線，後者是一不關的情緣。如此而已。

於仰望傳奇，以能接近傳奇而喜。近距離認識一位傳奇人物，卻從他所謂傳奇，離不開一己的努力，如老師的木刻，一刀一刀，無法欺沒有大小，作品有成有敗，板便在認了認真下工夫琢磨它，還想走什麼

電台電視部製作的《傑出華人系列公玉》，於七月五日及十二日晚上七在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

在天之一香港可以有人民文化「明天刊登，敬請留意。」

在生命的世界裏，有些事物，只能是「工具」。憑着這些工具，能夠達到某種目標。錢只是工具。有了錢，你想做什麼？重要的。又例如，眼睛也是工具。有你想看什麼？

在《人間試片室》一書中，描述一個到三十歲才動手術，回復了視力。本常愉快的經驗。但不久，這人就自殺人的世界裏，他是盲人中的精英。但眼人的世界裏，他只是幼兒。

：你要眼睛來做什麼？你說，可以走，走去哪裏？往何處去？

「你愛我等如害我 我情願  
你把乳豬一樣的鬱結過戶給我  
「珠珠，多年來你究竟在幹什麼？」  
「我幹的跟你差不多，有什麼好講？我們目下的，才是大專業。」  
「我以為我……可以不幹了，況且這些年都沒通告。」  
「沙梨篤海濱花園你覺得還可以嗎？我入了一層，替你訂了隔鄰，三房一廳。」  
我沉吟半晌，問：「市價多少？」  
「四億。」  
「另紅包多少？」  
「你要多少？」  
不是開玩笑，這一剎那珠珠問我要多少，我是真的說不上來。幹我們這一行的，自少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必須逼自己推過「覺得全世界都不理解我」期，過渡至「我也是一個普通人，懂得一些不大普通的玩意兒，從事一份不易轉工的差事」。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文：游靜

## 第二回合 周期性愛情

常言道：  
你愛我等如害我 我情願  
你把乳豬一樣的鬱結過戶給我

跟很多突發性行業例如消防員相似，我有時在一天之內經歷十年的事情，另一天卻又似十年一樣冗滯無聊。我有很多朋友，但我喜歡不斷換畫，以至於沒有一位朋友覺得跟我熟到一個地步可以問我任何比較私人的問題。我的口音已夠麻煩，每次解釋為啥我是香港人卻又在北京長大，我習慣作一個不同的版本。比如說，「我愛國嘛，必須親炙中華民族的心臟」，或者「大佬，我失戀得唔得先，要離開傷心地呀，嗶嗶北京最Ching，咁嘛！」我知道掌握這種特殊的語氣，反映這種特殊的內容，通常會製造出一種「大家都不知是否應該相信但我又不敢追問下去」的特殊效果。

## 渴望孤獨

換句話說，我需要我的私人生活與我的專業生活隔離，跟很多人一樣。大概便是美國人時常掛在口邊的 privacy 吧。我需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privacy，正正因為我知道我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上面幾個不相關的人的眼睛，我的整個生命在沒經過任何人同意或協商的情況下已被悉數承包下來。正正如此，我享受，我渴望孤獨。

## 同志，把握機會

此刻我不能忍受的，是跟前這個叫我心卜卜跳的女生要跟我談公事。此刻我盯住她她盯住我已十五秒，如我再不答話她大概要餓我吃反癡呆症藥丸。我想說「你說什麼便什麼」，

但也知道這樣不但大非專業，也太高囊廢，不會是珠珠喜歡的。我聽到此刻我說：  
「給我一點時間。」

珠珠當然不會就此放過我——她那黑白分明不帶一絲紅筋卻又有點透明的眼睛。  
「你要考慮的是錢還是工作？」  
我聽到此刻我說：「我當然想跟你好好做一件事，不管是什麼。但我不想跟你成爲同事。」

奇怪的是，我以為我作了主動，尷尬的應該是她。但在我差不多完全不敢望她的情況下，她卻好像已完成以下動作：低頭、微笑、笑容擴大、搖頭、望向左方、望向我，並說：「那好啊，同志，把握你的機會吧！」

## 懷疑自己

實情是，我當下大爲震驚。  
一、珠珠完全漠視我的內心掙扎。這其中又有種種可能：甲、她把這一句完全讀成爲「我愛你我仰慕你想——」，以爲其他一切不過是爲了展演這個，所以她把看到的主题放大，照單全收，其他則暫時安放於抽水馬桶內。乙、她聽不懂；我表達能力太低，她理解能力太高。丙、她不願意、沒可能、沒辦法相信我竟然會拒絕，甚至只是考慮拒絕，這項光榮似錦的任務。

但更叫我震驚的，是我自己的反應。我無法遮掩那迅速遮住我半塊臉的笑容，天生式的自然。但我的牙沒天生的光亮，於是兩唇立刻拉上鍊，變成一個向上的彎月形。  
我們在我倆都笑容可掬的情況下分了手。無法不分手，因爲雖然我們坐的是卡位，但在珠珠與我身邊都分別有人搭了枱，是一對男女情侶，女的負責點所有菜，男方只會說：「你喜歡吃什麼我便吃什麼。」情況叫人嚔心。珠珠與我笑得更猖狂，立時更促進我倆的共同思想，肝膽相照。

國家大事沒有因爲我的感情生活進入另一個新高點而有絲毫改變。只有我的感情生活被國家大事弄得波濤洶湧，似乎從來沒脫離過它的謀算。

我顯然別無選擇，甫踏進家門，一個光閃閃的 DHL 大信封又在向我招手。撕開，一如所料，我翌日的行情已被全數打點過。八時正服藥，四小時內發作，正午抵總統府，任務是應徵做查理布朗的「私人翻譯」。是什麼語文呢？我行嗎？我突然懷疑起自己來。但國家是不會出錯的。（十之二）

連載小說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 第三回合 變身的 Nicam

毛主席語錄：

管你是白人黑人  
能夠殺敵敵就是好人

我按了七時四十五分的鬧鐘，用五分鐘洗了一個熱得滾燙差點沒把我雙燒豬的澡，再用三分鐘擦牙漱口，然後對着鏡子一分鐘。我每次在吃藥前都需要對鏡自照一分鐘，看清楚自己的樣子。每次吃藥，我都不敢肯定我是否可變回來。

八時正，我想像我的口是一個抽水馬桶，我揭起廁板，把藥水灌下去。這種藥水，味道接近廿四味，但比它更苦，而且喝完不會舌底生津。我們小時候習訓，要學習飲它，大家稱感下叫它做「粉紅批霜」。我們都知道，這是中華民族又一項全球性的偉大發明。它一方面運用先進醫學科技保護我們的身分，另一方面也保證服務員完成任務——如果我們中途變節或者行動失敗，我們將不會得到解藥，讓我們得以變回原來的自我。

### 廣場上的殭屍

正午，我抵達查理布明的官邸。他在四面是鏡的辦公室內示意我坐下，我坐下時鏡子內四十八個金毛絲眼高鼻低胸像麥當娜一樣的我同時坐下。我早上 D.H.L 信封提供的各種畢業文憑，包括一張哈佛大學浪漫語言系博士。

布朗暗兩暗，即開口道：「咱們無閒暖，阮跟你講，W. 好快要去米國開八國高峰會，Loa-Hie 香港呢個新生國嘅架勢堂，所以 W. need account 似你咁樣嘅多語言天才。若伊點頭為國出力，一定分餅仔分界伊好多份。閣下意下如何？」

我左看右看，總覺得查理先生從他的笑容至他的半禿頭都十分親切。雖然他的雜種式語言是難得一聽，但他的姿態、神情卻叫我似曾相識，似是失散多年的朋友。我記起來了，他對我的說話的語氣像極了我放暗箭的師傅毛澤東。像是像，卻又說不出像在什麼地方來。連他屁股坐在椅子上最入面靠背的地方，腰板筆直、頭微微向前傾，兩手一動不動地放在椅的扶手上——這一切都相似。據說毛在錢寧道反期間，在光天化日底下，在廣場上被一個低能兒用一枝誰都看得見的 AK 四十七射中胸膛，就倒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屍體在碑下受日光蒸曬，竟變了殭屍，現在供遊客及外國記者拍照留念。

### 布朗的身世

當然在我一面進入這深沉的回憶時，一面對

查理先生仍保持着最親善的笑容，並且對布朗保證，我對德、法、俄語皆駕輕就熟。查理雖然有一個洋名字，但他的臉孔跟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沒兩樣，只是他母語是雜種話，又通曉港式英文，所以美、英都應該可以應付過來。我操一口京片子，所以對中國更不用擔心。只是日本與台灣，我慎重地向他分析，語言方面可有的秘密：他阿公在一九九七後移民台灣，娶了一個日本二奶，布朗阿媽跟阿爸離婚後番外家住，布朗在基隆出世，由日籍阿婆養大，所以在家講日文，在學校講台語。但布朗少時，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正酣，一個被日本人滾大的港仔，在學校受盡凌辱。有一次國文老師要他在課堂上朗讀一篇作文功課，然後勾出文中所有受帝國殖民主義毒害毒害的辭彙，包括「卡拉 OK」、「馬殺雞」等。他哭着回家，阿媽覺得此地不宜久留，愛子心切，終於回流香港。此時布朗九歲。

### 牀頭白粥已涼

我雖然外殼換了，但心地明澄，聽到布朗這段辛酸史，感同身受，差點涕淚交加。但我的綠眼睛流不出眼淚來，只好一口口往肚中吞。布朗見我一直吞口水，以為我一定是肚子餓了，連忙向我道歉，他又跌入了懷舊的 Ego，不能自己，望我不要笑話他云云。我瞪住他垂下來的兩隻大耳珠，難怪天生會嫁他。

我從總統府走出來，太陽在我頭頂曬下來。天變地變，而太陽冷靜又殘酷，不理你是黑人白人，每天都爬上來曬到你死那天為止。我的外殼愈來愈不自然，我站在陽光底下，竟然曬到四面八方都是影子，不知是誰的。路人都朝我望，我但覺金色毛髮開始脫落，天旋地轉，朦朧中珍珠從遠處向我揮手，口裏哼着「自由花」，我想走過去但四肢比能得利黑加侖子糖還要軟。

我醒來時一身都濕，牀頭的白粥已涼，爬起來發現媽媽在看《日本人在北極》，原來已是日落何止西山的黃金時段。媽媽兩隻眼望住公仔箱一把口對我說，我記住要多謝個乜嘢小姪好心送我回家，頭先嚇到她鼻哥窿都有肉，不過阿乜小姪畀我吃咗 D 丸後我就好咗好多。媽媽飽歷滄桑，言語跟神情完全脫節，跟我說話從來不望我。只有我聽得明她講乜。根據我重點分析，阿乜嘢小姐不是珠珠還有誰。

(十一之三)

連載小說

田「陳方安生的良心的結口刊登，敬請留意。」

仔細觀察人類文化的發展痕跡，可以看到，人類文明，真是一層一層上升的。離開了本是一層一層的一層，愛因斯坦就是進步。

也如同火一樣。火可能帶給人類亦會灼傷身體。盲人開眼，無端料的吸收活門，大量知識忽然出明心愉快的事。但有一個開眼的盲為不適應而自殺。

革命，理智心開啓，造出了各種器交通工具。同一時間，擴張的野心志亦湧上。直到二次大戰，才算是但是，從來沒有反省的機會。

題：海明威的寫作秘訣是什麼？

## 抗拒同化

「前雪前恥，香港回歸。」「末代港督彭定康，艱！」「香港人，努力在英治時代最後歲月中重塑香港歷史。」

希望只醫生麼種都處香港市民做明

及，低索。案因的



位，而劇量少用，而不... 是專劇量少用，而有一夫當大家... 器物表現布景和... 動作，與詩詞原... 作一個新嘗試。

文：游靜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 第四回合

### 玻璃鞋的傳說

基本法話：只有你可使它柔軟  
地板是堅硬的，紛飛於你的血盆大口內  
天生洋化的紫荊，當然沒人應。幹我們  
我於是撥個輪給珠珠，當然沒人應。幹我們  
起勁跳呼拉圈。我一隻手指按在陰核上，一隻  
我喜歡地板的冰涼如我舊同學董某的腰骨一  
之士。我不會以為我高興你便高興，我不會看  
不喜歡看吹簫的女子畫像，也不喜歡進入因為  
不喜歡參加國產師奶選舉。我不喜歡進入因為  
不喜華服參加國產師奶選舉。尤其是被那些自稱文明威武  
不喜華服參加國產師奶選舉。尤其是被那些自稱文明威武  
不喜華服參加國產師奶選舉。尤其是被那些自稱文明威武

珠珠你大概還不至於肯把整個冰箱的粉  
業。爲了你我大概還不至於肯把整個冰箱的粉  
業。爲了你我大概還不至於肯把整個冰箱的粉  
業。爲了你我大概還不至於肯把整個冰箱的粉  
業。爲了你我大概還不至於肯把整個冰箱的粉

「機主已人間蒸發」，「機主洩露國家機密，  
的 CPU 台是最新式服務，很三三，交多少少  
應」，意思是 (C 台說「先生對不起，沒這  
這一行的，哪句話就找到之理。我說「沒人  
我於是撥個輪給珠珠，當然沒人應。幹我們  
起勁跳呼拉圈。我一隻手指按在陰核上，一隻  
我喜歡地板的冰涼如我舊同學董某的腰骨一  
之士。我不會以為我高興你便高興，我不會看  
不喜歡看吹簫的女子畫像，也不喜歡進入因為  
不喜歡參加國產師奶選舉。我不喜歡進入因為  
不喜華服參加國產師奶選舉。尤其是被那些自稱文明威武  
不喜華服參加國產師奶選舉。尤其是被那些自稱文明威武

「機主已人間蒸發」，「機主洩露國家機密，  
的 CPU 台是最新式服務，很三三，交多少少  
應」，意思是 (C 台說「先生對不起，沒這  
這一行的，哪句話就找到之理。我說「沒人  
我於是撥個輪給珠珠，當然沒人應。幹我們  
起勁跳呼拉圈。我一隻手指按在陰核上，一隻  
我喜歡地板的冰涼如我舊同學董某的腰骨一  
之士。我不會以為我高興你便高興，我不會看  
不喜歡看吹簫的女子畫像，也不喜歡進入因為  
不喜歡參加國產師奶選舉。我不喜歡進入因為  
不喜華服參加國產師奶選舉。尤其是被那些自稱文明威武  
不喜華服參加國產師奶選舉。尤其是被那些自稱文明威武

### 焚幕前的失落

我想到珠珠的傻瓜機式眼珠，與她很窄很緊  
一定很辛苦很痛身坐下來時甚至有點痛的紫色  
皮長褲。珠珠說的：「我們目下的這舖才是大事  
業。珠珠你不知道呢，對於我，你才是大事  
業。爲了你我大概還不至於肯把整個冰箱的粉  
業。爲了你我大概還不至於肯把整個冰箱的粉  
業。爲了你我大概還不至於肯把整個冰箱的粉

### 內閣女成員

這時候公仔箱內查理布朗宜讀內閣成員名  
單。我以為只是我高潮不斷眼花看見天生的笑  
容原來她是真的站在那裏向我咧開嘴。我不  
得不攀上另一層樓。閉上眼卻聽到珠珠的  
字。當我張開眼在牛車水硬牛乾牛濕間看見珠  
珠的大頭充滿了整個粉紅色箱子那排哲白無縫  
的牙齒流瀾遍地。難怪她在 (C 台突然「沒  
了聲巴」，原來她此時以工商界炒樓大王之女  
的身分入主布朗內閣，專門負責預測香國未來  
的經濟前景。以下是珠珠的發言：  
「我今天很高興。等了一億年我們今天終於  
可以當家作主。我會叫我爸爸略為壓抑樓價因  
爲他最近炒樓的確是有點輕微的離了譜。我希  
望未來五十年世界大同，我們做地球村人，讓  
八國聯軍繼續以保衛和平的名義駐守香港。我  
希望今天你們每一個人犧牲一些小你小你的  
利益來成就將來整個整個大我的利益。我希  
望你明白我雖然有錢但我也會致力於使你們  
個個能炒樓，個個真心慶祝你們一時間不知道  
要慶祝什麼的。因爲你們都看得太多電視所以  
個個大近視只有我跟我阿爸可以看到長線爲你  
們爲整個民族作最好  
的打算。記住，長  
遠，整個。你全靠  
我。你必須支持  
我。」

### 預告

「尋找香港左派系列」明日刊登，  
歡迎留意。

### 是什麼？

在急功近利的時代，人們總  
是喜歡「秘訣」。如果能夠利  
用一兩天的時間，迅速地掌握  
用一兩天的時間，迅速地掌握  
用一兩天的時間，迅速地掌握

### 地板冰涼發濕

幸好媽媽有我這樣一個「女兒」，爲她挽回  
面子。據說我天生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





### 自由談

題。首先，挾報注，永無傾軋之色。日常更與年壯輩，兩份，上得樓，客有給紅包或往他口袋塞小費，都是同一來，找個臨街窗，表情回應，不亢不卑，不言不語。老字號口位。開茶，細自有老字號作風，「老樹秋來發新枝」，細品嘗，再叫點，日後倘復業，此情當不再矣。蘇貴榮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文：游靜

### 第五回合 冰頭溝女

論語：  
吃得著中著  
方為人上人

洋蔥用錫紙包着來燻的。我大婆話香港人弄大薯實在是在全球之冠，她去過很多地方觀摩觀摩，意見不可以輕率處理。你離開了香港後便會懷念我們的薯仔。」

「你們這些什麼都不會只顧吃——」妹妹對我徹底失望了。

我小心撕開表皮，內硬外軟，熱氣緩緩送出，洋蔥溶化成薯肉的一部分，不分彼此。我忽而抬頭，看着她的神情由忿怒逐漸變得驚訝。她大概也忍受不了香氣的誘惑，漸漸靠過來。畢竟排了這老半天的隊，誰的胃不發聲。

我聽着她尷尬飢餓又還有點生氣的神情不禁笑成一條線，向她發聲問。「你不要試試？」我指指薯仔的另一端。

### 鳳凰木花如血

我把薯仔整個高舉，撕開另一頭包得密密實實的薯仔，讓她一口咬下。不應該是上去。她在滿口薯蓉半開半合間也向我發聲，肩，不好意思地笑了。

此時我身後傳來我以為是我大婆遺留下來的亦舒小說才會有的對白：「只有大薯是永恆的。」

但語氣酸溜溜的，正是我想見到的珠珠有我想見到的表情。「喂魚佬，最早幫你攞住你重來做也？」

我望着珠珠呷醋的神情不知好氣好笑，只好說：「今天我明知故犯，特登來溝女。但日後你我實需要多溝通溝通吧。」

我前面的姐姐盯着我倆要花糖，問我手上的薯仔還要不要？

我深感她勇氣可嘉，決定犧牲成個薯仔，送了她。我捧着珠珠替我不知如何弄來的神秘簽證，像動物園內的猩猩一樣喜上眉梢，孜孜微笑起來。

我與珠珠走過冰頭花園，太陽愈走愈西，風凰木的花如凝結了的血，圍着各種動物的叫聲，鎖鍊紫紫響。

天忽然便黑了，一點預告都沒有。我與珠珠竟然在花圃正中間，茫茫不見出路。珠珠掏出了手電筒，不愧是國家精英。她一把捉住我的手。我接近她，讓她的體溫傳給我。

「小魚，你記得小時我們玩荒島求生，也是我帶的電筒。」是嗎是嗎珠珠，或者是的，而此刻我的手臂貼着你的手。

我的手臂一步一步走，也是一種荒島求生。

(十一之五)

連載小說



幾十府針對「革馬盟」，拘控於法庭外示威的盟員。七九年四月，又拘捕主辦集會、紀念四五天安門事件、聲援北京之春民運的七名「革馬盟」成員，並以非法集會罪名判監。

另一方面，「革馬盟」北上與國內民運人士交流，並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又受到中共當局的緝捕。八一年三月，吳仲賢於天津被捕，同年十二月，劉山青於廣州被捕。前者則保釋，以詐降手段僥倖獲釋回港，後者則保釋了革命者本色，受刑十年歸本土。「革馬盟」遭受連番打擊後，一直都保持著最起碼的宣傳工作，以出版不定期刊物和派發傳單，繼續宣傳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直至八九年民運爆發，成員溶入新成立的「四五行動」，「革馬盟」才正式消散。

兩個托派團體先驅社和十月評論社，至今仍保持活動。回首前塵，香港托派在多方壓制下，仍此活動至今，實不容易。廿多年來，當年我們首倡、應者寥寥的一些主張，如「結束一黨專政」、「普選產生香港市人民代表大會」、「全權管治香港及廢除殖民地憲法」，已經逐漸成為人們接受的口號。我們還是經受了歷史考驗的。

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說到底，是必須立根和建基於工人運動的成長和群眾抗爭浪潮的。展望未來，香港和內地同胞都將會受到一黨專政下的主權政治所逼迫，工人運動和民主抗爭不會太遠，這正是托派運動復興的樂觀之處。

一次受到港干，港英政

### 能被擊敗？

這是海明威的名句：「一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擊敗。」非常非常簡短，震撼。就和他

的小說《老人與海》那樣。那一位和大海搏鬥的老人，到底有沒有失敗？真正的奮鬥者，是不會輸的。當讀者看到老人駕着小艇，拖着那條長長的魚骨，回到小屋中時，那老人，背朝天俯伏在牀上，那時候，你會覺得他是從來沒有失敗的嗎？跟着來臨的，也許是因為貧窮而來的一種徹底毀滅。老人的一切生計都失去了。但他並沒有失敗。他只是被毀滅，沒有失敗。

諾貝爾獎的頒獎辭中提到：這是一種對生命最徹底領悟的原動力。對於每一個個人，當他實現美好的世界被暴力和死亡所蒙蔽時，它將能激起個人強烈的戰鬥意志。

這就所提到的一語，就是《老人與海》的暗示。真的奮鬥者，從來是不會輸的。一明天問題，三堂血統有什麼用？

### 吃薯仔哲學

我掏出一個芝士洋蔥焗大薯，開始撕開錫紙，「聽說那邊的薯仔跟這裏的不同，可以一試。」

她突然長大了二十年，一臉正氣質問我：「喂人家跟你講心事，你怎可以吃薯仔吃得這般平和？你是人不是？」

「喂姐姐我食薯仔不可以食得慷慨激昂憤世嫉俗的。我會食不下咽或消化不良的。每個人都應該平和地吃薯仔。」

「我是說，當今局勢，天下大亂，我們D青年少年個個剪友拍九跳地鐵，你還若無其事在此吃薯仔。」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不出盡九牛二虎認真之力跟她說：「你不T.T(C)時會做什麼，每個人都會有些想做的事情吧。譬如剪友跳地鐵對不對？我比較傾向吃薯仔。我尤其鍾情芝士加





天業、被迫也不夠積極。但是我們後來能夠自我檢討，同時我們對中共的官僚專制以及許多政策的批評都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始終堅持托派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也在反對那連民主黨，連民主黨

一切都能得日戰爭和解，行動上

### 預告：

劉健威「七二民運遊行鬧劇」明日刊登，敬請留意。

吳仲賢和其

在七十年

出版七十

年，不過有

守人提供。

另外一些同

志

立了革命馬

克工人學生

中戰

馬克思列寧

托

工人加入中



## 有什麼用？

現代國家，不少是仍保持有

帝制的。儘管帝王不再具有一

種絕對的權力，但那一種高貴

的血統，仍要保持下去。

為什麼？是出於一種「感情上」的需要嗎？

日本人對於皇室的情緒，非常出名。但這種感

情，其實是一種典範思想。對於維持舊有的傳

統，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二次大戰後，德國人能夠比較廣泛地反省納

粹黨的大罪。今日的德國人，再沒有從前的狹

窄民族思想。但日本人不同。日本人的思想模

式，基礎仍是舊的。

英國人，也同樣沒有從殖民收縮中得到認真

的反省機會。當美國人在進行解放黑奴的戰爭

時，英國仍在印度等地努力擴張。時代思潮變

化，帝制卻使舊有的思想模式保持不變。

### 第六回合 沒了身分的我

新約不是說得清楚嗎？

你們每天攜帶身分證比駱駝穿針孔還要

難，到頭來是我扮鬼還是你扮鬼

「誰說歷史是進步的？我們的旅遊證件更一

蟹不如一蟹，我們獨立後簽發的這些自家顧自

家護照，想不到比我們阿媽持的那些特區廢紙

更不受人尊重！」

我跟珠珠如此接近，只好不斷地找話題，一

靜下來時連眼珠都不知放哪裏。此刻我真正關

心的大概不是護照所衍生的多重文化意義，畢

竟此刻持特種簽證特種三三三靠着特種光的一

個手電筒走路的是我不是你。畢竟我自小犧牲

自我，服務國家，我之為我，今天哪需要跟那

些凡夫俗子一起擔擡仔排長龍？

「喂站住——」由於喝令人語氣太像大內密

探，我立時舉高雙手。原來是公安查身分證。

我左看右看，我最近見過我張寶貝卡仔是何年

何月何日呢？這樣纏他一嚇，我的銀包

呢？

阿爸顯得極度不耐煩，「喂你兩個靚妹穿

得不男不女，兩身黑衣在黑沉沉的樹林中行來

行去，現在叫你扮鬼呀？幹嗎不回家睡覺？」

珠珠的謀算？

據說自從我國實行了「保持五十年不變」政

策後，國家的機制比社會的步伐持續地落後了

五十年，從這公安對我們性別及衣服的評價可

見一斑。不過這些暫時都不構成刑事罪行，如

果我找到我張身分證明卡的話。

珠珠站在一旁架起雙手，看着我上下求索不

得要領。在這要緊關頭為啥在公公私，皆沒有

伸出援手？！上頭不是派她來幫我的嗎？我們眼

前的，只是一個區區公安而已，為啥珠珠不行

使她的各種特種身分助我過關？更大的疑點

是，為啥公安只查我不查她，我為什麼此刻又

比珠珠更特種？難道眼前這個公安是上頭派來

試探我的，是珠珠謀算的一部分？

想到這裏，我不慌不忙地說：「阿爸，好

彩呀你載住，否則我都不知幾時才會發現錢包

丟了。剛才排簽證時有個靚妹悄悄跟我們搭

訕，我還請她吃大薯，原來她是妙手神偷，現

在的年輕人——」帶着滿面狐疑的公安哥哥回

去找妹妹仔，果然是不見了。我於是開口咬定

是妹妹仔在我食薯仔應接不暇之際伸手入我

袋，我於是開口咬定我們本着打救迷途青少年

之心，卻落得好心沒好報。我教公安寫完成張

口供又改正他諸個錯字後，便逼珠珠簽字成為

目擊證人。

就是這樣，我成功把可能構成我犯了刑事罪

## 自由談

李怡說的：中共三十年前就有龐大財臣

「以慶回歸為

名，促銷商品為

實」。再往西，

興奮？激動？

香港，不收，是基於「長期打算，充分利

用」的政策，與「洗刷國恥」無關。何來

金東方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文：游靜

行的案件轉化成可能構成姊妹仔有刑事罪行，

也可謂智勇雙全情急智生，沒辜負國家教育

我。我正沾沾自喜之際，C三三便實起來。口

信是這樣：「查你：請帶齊證件，七時正雞翼

龍航機他見。」又查我？剛才不是查了嗎？再

想，一定是查理布朗召集起行。「雞翼」，自

然是布朗雞種話加C三三台雞種話形成的謬

誤，不是說機場說什麼。

### 布朗查理是誰？

我趕忙買了乳豬瀨奶油多餐回家給母親大

人做早餐，然後洗澡照鏡服藥，在等藥力發作

期間收拾細軟，包括從櫃底檢回久未滿頭的身

分證及錢包。然後在仍然等藥力發作期間製作

一份有變身後照片的護照及其他。

我把阿媽吃剩的乳豬及鴛鴦解決掉，據說來

國人不吃豬肉而鴛鴦是一種鳥類動物。媽媽已

吃飽睡大覺，店中充滿她鼻軒如股市大跌般的

氣息。媽媽我要走了。一踏出家門又不知是否

會再踏入。實情是，誰不是一樣，你也分分鐘

會被地鐵撞死被欄架壓死被人踩死。於當今現

實的狀態能夠持續活著五十年不變的確是一項

騙人奇蹟，跟東方之珠一樣神奇。但我今次要

走了又真的不知是否可回來。我不知如何告訴

你，這跟你每天出街有乜鬼分別，但對於我又

確實有一點。既然我無法告訴你還是不吵醒你

的好。

出來時天正濛濛光，我全身的毛髮開始癢，

表皮開始收緊，我還需要一點時間才像一個正

常人。我於是選擇了一種我久久沒光顧的交通

工具去赤鱗角，一種在地球表面上爬行的，古時

候稱計程車，現在叫人力車的玩意兒。這樣去

得慢一點也舒服一點，讓我可以旅途中完成

變身。

怎料我跳上車子，一片烏雲便跳上我們車

頂，然後整個大好清晨突然變成暴雨狂風。這

鬼天氣，司機為了指出天氣惡劣把他的祖宗十

八代都搬出來。我像新配了近視鏡一樣，乘

機看，看真香港。但什麼是真？真的東西怎樣

找？一個差不多攞路的牌子寫着「歡迎布朗總

統出征聖邦」，下面一行小字寫着「生吞活剝

怪獸的一千種方法」電子遊戲機公司贊助。對

面一大告示板有發光橙色的字在閃：「反對

後現代吳三桂引鬼亂港」，這則由黃大仙贊

助。我有點糊塗了，

布朗查理不知應算鬼

還是算吳三桂，而變

形中的我不知又當得

上怪獸不。不知是現

在的廣告愈做愈含

蓄，還是我昨夜沒睡

覺的緣故。（十一之六）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文：游靜

## 第七回合 飛行中的革命

徐小鳳唱：  
風雨同路見真心  
月缺一樣星星視

即告終。不加思考的挪實，未免時空錯位，背以過時的國際主義來抗民族主義，暴露了行動

的慷慨激昂，我絕對接唱或戲謔（每個人都貼「安全」標貼）作為表達

錯了場合——假如在支演就恰當得多，搬到遊使犯無數獨立意志人士文聯會成員）。以「另目我無限膨脹、浪漫泡民運滾滾皮。」

計程車在狂風暴雨中飛馳。教育署宣布今天所有年齡的學生都停課一天；我也希望我還是學生呢，僅是壞天氣便不用出現。而我的職業，卻是執行製造壞天氣。此刻我要執行的這件事，將要像山泥傾瀉一樣影響這個我來目的城市，也許便阻截了幾代人的前路。一大塊張曼玉持着大哥大茫茫然的神情那廣告板在我們的頭頂飛過，剛剛場在車後，如果這刻我被一塊愛國愛港之類的廣告板護送上了西天，查理先生便可以使這小島自強，不再需要任何一個大國的庇蔭或壓榨嗎？大老山隧道外的停車場今天不知怎的所有車都是一個顏色。珠珠如果不是因為你會不會就此去了米國尋求政治庇護。我是否應該跟你商量走的打算我是否應該相信你。你勾引我只是為了使工作更加順利吧。此刻我跟張曼玉一樣茫然，不知應否用我的大哥大。

### 櫃枱旁的石像

我到達機場外，看着洪水從裏邊湧出來。這機場興建歷時半個世紀有多，建好時它的科技已完全落後。而且機場的興建導致四周樓價急升，豪宅大量興建，造成地區不均、有一面陸地嚴重下沉的現象。整個機場現在看來像建在斜坡上。

我離開龍仔航空公司櫃枱老遠便瞞到珠珠的尊容，連忙向她招手。她一動不動站在那裏像一個解放軍在扮一座石像。她分明看到我但她沒反應甚至不向我微笑像不認識我的樣子。我已完全變了身而珠珠是在這地球行星上唯一一個知道我是我的人。如果連她都不認識我我是否還有變回原來的我的需要？

幸好這時候查理突然閃出說很高興我準時到。我視線無法離開站在他身後仍然當我有到的珍珠。查理連忙替我介紹：「鼎鼎大名的財政司碧麗珠。」也是，珍珠的掩護身分是查理內閣經濟大臣，沒理由認識我這個私家翻譯，我突然明白此行我倆雖然同路但相聚的時間可能等如零。

### 再見《紅杜鵑》

珠珠正眼冷望我後便回過頭去繼續跟天生說話。噢天生真人我第一回見。我睜大眼睛望着天生於是查理又介紹。

「我看過你的書。我們找到你真是幸運。」她說。

「我經常在影電上看你，今天不需要公仔箱便可看到你是我的幸運。」天生揚起一雙眉另一隻眼睛眯成一條線地衝我笑。

我上機，座位原來是在天生的旁邊。她的另一邊當然是布朗。他靠窗，機未飛已呼呼大睡過去。

我們坐得這麼近。我只好假裝不留意地，讓她做她的事情。我掏一本書出來，是昨天深夜從媽媽的書架上偷的。媽媽有趣的書不多，大多是談老人心理的。我順手拿了這本叫《紅杜鵑》的。

天生正叫了只有頭髮機翻才有的機聲來精確他奶，大口大口整瓶地灌着。她突然搭訕着：「這書我也有呢。你知道這書只剩下這幾本。」

### 雞命的價值

我記起來了，《紅杜鵑》便是五十年前被中國禁了的第一批書其中之一。香港人不習慣看見書本突然被「停止飛行」，引起了一些騷動。不是說五十年不變嗎？想不到五十年一過便把大量中港作家的東西在香港禁掉或燒掉。「你記得殺雞那一段嗎？」雞本是婆婆帶來送給我們吃的，家人無人敢殺，直至紅衛兵揀入來，說你們還養雞，人都沒飯吃，便給我一個時限，要把雞殺掉。

六時五十五分，我拿出菜刀，六時五十六分，他喔喔走開去，不肯望我。六時五十九分，他生出一隻白嫩嫩呈粉紅的蛋。我聽到紅衛兵喊着口號踏着步漸走漸近。刀彷彿擱在他的脖子上蛋打個稀爛。鄰家的孩子一直問我們他們可否捨去屍體。他們煮出幾味幾湯，吃上了好幾天，奇味無窮。

我看到這段了嗎？大概看了。殺雞真是要比殺人困難多了。而且我殺的人，至少製造過歷史。我執行了任務，也改變了歷史。但殺一隻雞會是什麼呢？完全是非意識的。只是為了一餐，更壞的，只是為了群眾壓力，只是為了小眉小眼，在一個沒有人養雞為什麼你要養雞這樣的社會。

還說革命是關乎公義的，公義在於大家一起把自己降到最卑賤、最小氣、最自私、最功利那裏。到我們大家都一樣時，到我們大家都把會生蛋的雞殺死時，革命是公平的。

我跟天生說這些，她絮絮地點頭，「那你覺得怎麼樣的社會才是公平的？」她目光炯炯地望着我。

(十之七)

連載小說

恒一車





又時分堅守原則只會令自己及於大局卻絲毫無涉，於是人人「繼續令大氣層的臭氣加速」。

終必須透過立法，提到政策層配合教育。拯救地球更要國單提倡個人化的綠色生活，反講綠色的人不環保，便忽略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是：環保的道德口頭禪。結果提倡環保文化制劑。」

實際操作，共襄環保，偏偏談利益交換，然後簽約，整個任經年累月，一切不嫌太慢了。便是這樣的。」

也是一場悲劇呀！——文慧華半惡促進行的說話交換中，已分還是自嘲。正如環繞着人們的知是「贈慶」，還是自然的背「旗」系列及朱偉誠「評公民同志」一書「明日刊」。

這是李察想了許久都不敢講的問題。因為，要證明左右腦平衡的狀況，需要解剖心理學方面詳細研究。這種民族特確切證據，是不能亂猜的。、表現的角度觀察，中國文化強左弱特徵。

的文化，都會重視量度，重視種把問題量化的傾向。所會想到要測量地球，而孔子從有提過。、有些孩子喜歡科技，見到機微，是傾向從整體的角度，而觀察，注意全體，忽略部分。中國哲學的特徵。而西方人喜一部分分別研究。腦傾向，肯定是比較強的。怎樣愛你的敵人？)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文：游靜

## 第八回合 反記憶的旅程

龍年運程：  
家愈大愈好，國愈細愈好  
地契只有長期居留的房客簽才算有效（地主間互相買賣純屬非法）

此時空中先生送上飲料，我的特醇咖啡加冰，及天生的泡泡椰香珍珠咖啡因。我們突然都靜下來。剛才跟天生談話的情形，像是我做夢做過的，抑或只是我太久沒跟人這樣談過話，所以感覺非常超現實，又有點似曾相識？

### 始終太過「自己」

我從椅背的縫隙間偷看前三行的珍珠。她的肩膊在粉紅色緊身身裙的包裹下一動不動。此刻她是睡着了或在謀算下一步應怎樣做？我如此戀戀於珍珠是因為她機靈聰明又都經歷這些年仍然倖存下來嗎？我是戀戀於她還是戀戀於那個前「來港交流」的自己呢？剛才跟天生如此暢快地談話叫我想到我跟珍珠似乎從來沒像成年人一樣說過話，我們似乎從來沒討論過任何一件比較正經的事情。比如說我們的職業。我愈來愈懷疑我自己。變了身後總是感到毛孔太大眼珠太藍嘴唇太薄頭髮太淺色。變了身後總是覺得外殼太多空位我在裏面蕩來蕩去太過「覺得」我自己。總是覺得我畢竟不是生出來是這樣，即使服了這些高科技藥水，徹底改變了我生理的構成，我依然是不可理所當然地活着。查理布明，如果我讓你活着，如果我變節，我將永遠在這不自然的身體內流亡，永遠無法搶回天生的我。自從接到第一個DHL信封那天開始，這思想從未離開過我。

另一個從未離開過我的思想是：如果我變節，我媽媽將是第一個獨立後在香港本土尋求特種保護服務的香港市民。

如果我「真是」金毛綠眼高鼻樑，我是否便可以少感覺一點歷史？這傢伙真奇怪，我不知道它是啥，我只是時刻在感覺它，像怪獸一樣追斬我。

### 「節」又是什麼？

從前習訓時我們的藥水守則中說，變身後我們的記憶力應該是減到最低的，理論上我應該不記得我阿媽是誰歷史是什麼。我雖發現我愈用它記得的東西愈多，連我小時候媽媽把我整個翻轉然後輕輕地掃我的背脊的每一下我都似乎記得過來。

而且「節」又是什麼呢？我的國家換了，我還為什麼要對舊老闆效忠？你畢竟移了民，我總有權不跟你出國吧？如果我覺得新老闆待遇好些，而且有一個天生麗質又跟我談得來的老婆呢？其實當布明的翻譯也真行，跟着查理與

天生周遊列國，可以在不同航空公司的班機上趁布明打鼾時跟天生討論什麼是公義的社會，比起穿戴墨鏡乾濕樓四處跑過癮多了。我愈來愈喜歡這身分，就是不習慣這太好的身材。正當天生開始回頭看我，懷疑一直發出嗚嚕一樣聲音但彷彿沒講完一句完整句子的人是我。我連忙攤開航空免費雜誌《舵手》，一面用剛送來的鰻魚飯塞住自己把口。

雜誌上報道：香港的地契法修訂條例今日起生效。新例規定所有房產租約地契，不論原來是在平等或不平等的情況下簽署，在轉手時新契必須由長期居留該地上的房客簽署，才算生效。任何條文的修訂亦應由在該地出生地及住滿六年以上人士提出。地主不得私相授受，再製聲明。房客有對土地的最終話事權，若不滿意地主的管治，可以放盤出售，尋找更好的合同。房屋管理處也由房客自行組成，地主無權過問。

### 處於爭戰夾縫之中

我盯住這洋洋十大版的仔細分析，仍不大明白新條例的現實意義。那是否表示我阿媽不[ ]( )個看更與垃圾婆，可以聯絡業鄰居，發揮團結就是力量精神，把他們炒掉，而包租公無權過問？這樣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每天真正希望垃圾不見了的是我阿媽而不是包租公呢，真正對那層樓有深層感情，期望它莊敬自強的也是我阿媽及她的麻雀腳，因為那層樓對於他們不是搖錢樹而是每天吃飯睡覺做愛吵架之所呢。我很久沒聽過如此合情合理的法例，讀着那些中英文修例附件甲乙丙丁感動得差點掉下淚來。

文中還提及該法例草案如何經布明在國會舌戰諸侯，講辭還是他老婆天生前一晚通宵寫定，洋洋十二頁紙，描繪如何邁向一個人人對自己的屋企有話事權的社會，一個人人對自己的廁所負責的社會，而不是分分鐘計算着隔壁的水喉是否比自家的更生鏽。原來布明還為此與他信任的經濟大臣碧麗珠吵個四分五裂，原來這法例將會令本地最有錢之人士如碧麗珠的老寶碧落下弄得血本無歸。實情是，該法例通過後，輿論一面倒地支持碧麗珠，譴責布明色迷心竅，不顧及香港最出名的GNP。

我看到這裏，才發現原來我早夾於一場戰爭當中而不自知。此時天生剛剛吃完飯在抹嘴，並向我靜靜地說：「你知道我們的五間電視台十二份報紙皆是碧落下集團屬下。」

連載小說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文：游靜

## 第九回合 廁所的洞悉

民主黨宣言：

你最舊的朋友原來是最新的敵人  
一人一票讓我們

向富中國特色的傷人治港 Say No

我開始記我的記憶，難怪在彩電上看查理內閣組成時，只完整地播出了珠珠的發言，而當其他九位有到，我還以為其他九位被珠珠的詞鋒擊穿，真的冇嘢講添。

她彷彿是在擺出這大公無私狀，贏足政治本錢，籠絡民心，又同時打擊查理與天生這一「還地於民、還屋於房客」的修訂條例。

她目睹山雨欲來，當然寧願暫時壓抑憤懣，好過將來阿爸成盤生意銀紙化流水。

我不明白的只是，我的珠珠陳寶珠畢竟只是假借這臨時身分碧麗珠來執行北方委派的任務而已，她為什麼要如此投入角色，顧慮到她的臨時阿爸碧麗珠的身家。

### 繼承父志

我趁着天生正在看昂山素姬自傳時間：「你們認識碧麗一家很久了嗎？」

「唔，先父跟碧麗下是老同學，當年一起在蘇澳日干預中國內政，後來香港醞釀獨立的力蘇澳日益壯大，你知道中國幾次武裝鎮壓後，海內外聲援香港的聲音如風起雲湧，也是這時候我阿爸決定回港。其實你都不是問這些嘍。聽先父生前說，碧麗下畢業回港後無法認同香港的本土化運動，但他熱切擁護的中國又不擁抱他，在理想幻滅之餘只好把自己從前對政治的熱忱化成對金錢的熱忱。」

「那碧麗珠可算是繼承父志了？」這才是我一直想問的。

「我其實是在看着珠珠大的。小時她還常常來我家跟我玩醫生護士。但碧麗下不想她受香港教育荼毒云云，十歲便送了她去北京念書。她的經濟政策深受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影響，自然很得本地有錢一族的支持。」

我頭一麻，看來天生認識的珠珠比我在北京認識的珠珠還要早，難道在北京的陳寶珠才是碧麗珠的化身，換言之，此時此地跟我同坐一班機的財務大臣碧麗珠是真的，那跟我同在北京一起打飛機然後又失了踪的陳寶珠又是誰？

「碧麗珠是幾時回香港來的？」我又似熟習熟地繼續騷擾天生看書。

### 驚人的副業

「五年，抑或六年前吧。不過她常常都有回來探碧麗珠的，她阿媽早死，又得她一個女。她一方面在北京念書，又同時在香港跟她阿爸學地產兩邊飛，她十八歲那年已是碧麗氏企業北京分公司的總經理。她一家可以說是壟斷了整個北京與香港的經濟脈絡二十年，你不在香港長大所以不知道而已。」

我的確不在香港長大。那是因為我以為我是跟珠珠一起長大。但記憶這怪獸又在耍我，其實我跟珠珠在北方不過是玩了一年不夠她便消失了如蒸汽，原來她財雄勢大在京港兩邊炒樓做我們這種服務員不過是副業。

我解開綁住我如大閘蟹的安全帶上廁所，乘機打電話回香港，「喂媽媽呀，你知不知道我昨天送給你的那層樓沙厘萬的樓是乜嘢公司的？」

其實我打來都多餘，根據我重點分析，這層樓自然是碧麗氏企業旗下的某間小公司的某類低級員工宿舍吧。對我跟我阿媽來說，珠珠說她替我「訂」的這層樓可能是畢生理想，但對碧麗珠來說，這樣一層樓不過是小事如珍珠吧。就在這種原來世人皆騙我的境地中聽到我阿媽半睡未醒的聲線，加倍感動，不得不立即收線。

### 一粒小棋子

我在廁所對着落地長鏡中綠髮黃眼的我形同攤牌的姿勢說：

「如果珠珠要出動到私人物業來醒我，爲了收買我整掉查理布朗，這樣在這件任務上，她應是我老闆而不是我同事了。我接到過的所有指示都是來自DHL與珠珠。如果呢單單真是北方使令，這樣多年不見爲啥珠珠要向我假扮她是陳寶珠在假扮碧麗珠，而不是碧麗珠假扮陳寶珠？Anyway，DHL保密嚴謹，無法查到發信人。而碧麗氏家族要整掉查理布朗充滿一切政治與經濟的理由，動機再明顯不過。今日借我這個如天外來客的中港殺手之名下手，事成後就算我仍活着，給口供時不都還是賴北方密令？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乾淨？解決布朗後是珠珠集團的屬下員工便夠推舉她做下屆總統，還可以用她最了解中國、不會觸怒中方爲民意基礎。而我呢，我不過是她整盤奪權奪金大計中的一枚棋子，無權無勢，要不被人當場打靶，要不下半世坐牢做金毛獅王無疾而終，開時製作塑膠花出口外銷。」

連載小說

(十之九)

劉節乃現，總算是一種見識，已圓，徒負新聞工作者的虛名，但人生能償幾件渴想之事，此刻香港的晴天雨天都不相。此一在紀念冊上的留言：「回首歸去，也無風雨怪無情」。

內容異常豐富的故事談論，不他論據的佐證，也十分緊要地記(同志)極可能隨時流沒、不爲。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發言，有時感慨繫之，有時如同身是，是實情於華人在艱辛的身所激發出來的生命智慧。

以我個人從事相關研究的純學術(後殖民同志)的某些棘手議題的折解與策略運用)的理論推演，但這樣的批評，毋寧彰顯了此，不在於學院有時失之深奧的知任於以感染說服力強的方式，針對課題進行有效的文化介入。周華山高度的敏感，手腳又驚人地快，再得機先，同行懊惱之餘，也樂於承化圈之福。

右記香港回歸之感，明日刊

耶穌的哲學，最難明白是這部分。甘地提到，這和印度古代經典「紀達經」中的精神，非常接近。相信，甘地是明白

只是一個方面。就算真能從層次的高敵人的道理，一來到戰爭的現場，鮮就難難忍受了。就算只是語言上的些亦難接受，何況是真的鮮血？

狠的敵人，怎能「愛」？怎麼可能用去溶化他們？古往今來，對付敵人的花八門。從古羅馬的凱撒大帝，到林中山，各師各法，各有所長。要看到，「方法」是一回事。而在的「胸襟」，又是另一回事。有什麼，就有什麼樣的方法。迷頭迷腦打仗，如果能夠站得高些，看得遠些，有聖者，就算是打，最後關頭被迫動手，亦能得。仁者之師，戰勝的機會大些。

「明天問題：「悶」是人性因子嗎？」





#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轉個體戶至出口外銷

文：游靜

## 大結局 投奔自由之籠

森姆·許：

自由神像在這方迷霧 山長水遠未入其懷地  
莊敬自強不單止政府 你的生命由你去破壞

此刻我在廁所內對着照妖鏡感慨萬千：實情  
很明顯，我是一開始從頭到尾就被人滾了，而  
滾我的竟是我故與之成爲最親近的人。好明顯  
中原早就放棄了我們這群雜種仔，我們狗咬狗  
骨咬骨連拖到頭來不過都是爲了自私自利。不  
過是種有次量財富積聚更多財富家賀更大的  
山墳接受更多時代周刊的訪問。她看中我來出  
賣正正是因爲我老早便看中她。到頭來我們都  
逃不過的畢竟是我們自己。我積極參與了我的  
潰敗。到頭來只有歷史是大小通殺了。

此時在我頭殼頂突然傳來：「你喜歡你看到  
鏡子中的自我嗎？」  
複製九十九次

我還以爲是門外等廁所的人不耐煩整蠱我，  
卻原來是站在鏡前太久於是引發到減肥聲帶廣  
告自動播出：「你想改變身體的形狀、重新設  
計你的身材嗎？你可以選擇在你睡着時讓你的  
脂肪跟體重一起溶化。我們每星期全球銷售三  
萬五千瓶，你可以複製自己九十九次！適合各  
年齡、性別、種族人士。」我對着鏡子中這條  
番鬼魚懷疑自己應否買些減肥藥水。但我整個  
人都不妥當，不是減少一點脂肪就掂。

此時我真的聽到有人在拍門，大概是空中先  
生告訴我遇到氣流，需要回到座位。開門卻  
嘩！不是珍珠還有誰。我晴天霹靂似的與她劫  
後重逢，想跟她講幾句親近的說話又想罵罵  
她，新仇舊恨頃刻湧上心頭。她卻面如槁色，  
不動毛髮，逕自側側閃過我身邊，入廁所鎖  
上門。在剛才這一閃間，她的手肘是碰到我的  
手肘眼睛碰到我的眼睛了嗎。

我回到座位上，開始寫字條給天生。第一  
張：我是碧氏集團僱傭來暗殺查理的，現良心  
發現中途變節，需要特種保護。  
我一遞手奪過天生手上的素姬自傳，並把字  
條插入去。

## 「爲你而笑」

這時候你可以想像天生的表情。她張開嘴半  
分鐘，兩隻大眼珠停在半空中，以爲我這個又  
幼稚又粗暴的動作極富娛樂性。

當天生訂住第一張，大概不肯定我是否只是  
精神分裂，我又給她另一張：請立即替我阿媽  
安排特種保護，並寫上她的地址傳真號碼C三  
機麻巴大哥大等。天生是我見過在沒受過訓練  
的人中反應最快的一個人。她在第一張字條後

政策爲英國人的陰謀，一切必須推倒重來。

更直接的講，就是中國政府推倒的，並不  
是英國人的陰謀，而是香港人長年累月反對  
英國殖民地統治的成果。中國政府推毀的制  
度，其實已經溶入香港的生活當中，已成爲  
香港人心底裏的價值觀，這樣做，就像一把  
刀直刺入港人的心坎，令香港人感到痛心。  
有人認爲要「一國兩制」獲得成功，必須  
加強「一國」的概念，但我要說：要體現  
「一國」的概念，並不是還原憲法、訂立憲  
法，亦不是迎接解放軍入城，更加不是依附  
權勢，對中國領導人阿諛奉迎。

港人對祖國的認同，早已在我們過去反殖  
運動中體現，也早已在我們積極投入的八九  
中國民主運動中體現。「一國」的概念，早  
已存在於我們心底。故此，要實踐「一國兩  
制」，關鍵不在於強調「一國」，而是如何  
維護香港的「一制」。沒有了香港的這「一  
制」，「一國兩制」也就無從說起。

香港人創造了香港的制度，同時亦創造了  
香港的成就。未來香港能否繼續享有繁榮安  
定，將取決於我們能否一如以往般，繼續捍  
衛我們的制度，完善我們的制度。目前是：  
兩制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 預告：

老保釣「魯凡之前傳」明日起連  
載，敬請留意。

## 子嗎？

死刑前，不會悶。被追殺，  
不會悶。戰爭不會悶。動物不  
會悶。悶是一種有事情發生的  
渴望。這是羅素的觀點。

但我們有另一種發現：人性中必定有一種厭  
靜的因子。正因爲人喜歡動不喜靜，所以，就算  
是吃飽穿暖，一切無所欠缺，仍會覺得悶，會  
沒事找事，有某一種渴求在心裏。

有人喜歡找尋各種刺激，以撫平這種渴求。  
亦有人喜歡到處遊歷、冒險，或者從事藝術創  
造、科學研究……（當然亦有人從事種種無聊  
的事情，都只是爲了解悶）

本來，按照湯因比「挑戰與回應」的理論，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愈艱難，就愈有能量。但  
就算是毫無挑戰的環境，人性亦有動者恆動，  
不息前進的一面。如果連「悶」亦用無聊的解  
悶方法化解了，則大自然的淘汰力量來到之  
時，就再無話可說了。

（明天問題：海明威爲什麼自殺？）

面答：回港後可替你申請米國保護，但今天我  
們在旅途上，當最爲危險。她在第二張後面  
答：會辦。到米國後讓我們替你尋求政治庇  
護，你阿媽也會安全些。

我點頭，無法轉過頭來正視天生。在這絕望  
欣喜的十數秒間，我無法告訴你的一生，只  
可佩服你的信任與冷靜。我們都在大難關前體  
現最可貴與最可恥的，又都在於一線之差。我  
大部分時候甚至看不到兩者間之分別。我只是  
在這一剎，抓住天生傳來的兩張爛紙，知道自  
己沒眼花。

這時候珍珠剛從我倆的椅邊走過，並回頭來  
向我們點頭微笑，我聞住兩個拳頭中被埋住一  
團的兩張字條，無論如何不放手。珍珠你如何  
眼利都看不穿我的拳頭。我與天生的臉上皆有  
兩個無懈可擊的笑容專爲你而設。

班機終於抵達紐約。很久沒搭像飛機這樣  
慢的交通工具，不知何時被全面淘汰。查理布  
朗的圓頭醒過來，天生跟他在耳邊講了幾句  
話，查理又在他耳邊講了幾句話。即使這幾句  
話與我有關，我還是不得不忍了，惟有木無  
表情地拿行李。

## 正式抵達米國

打開我頭頂的行李格，發現多了一個DHL  
大信封。你們的快速服務真是無遠弗屆。我慌  
忙把它放到手提包內，匆匆趕下機。珍珠與天  
生此時像兩個久未重逢的八婆般評價航機的膳  
食，叫人嘆爲觀止。我詐肚痛又上廁所。途中  
發現查理捧着他兩尺厚的Fitofax，在打電話，  
或者應該說——找電話號碼準備打。

上廁所，拆開信封，DHL說（珍珠今次不  
是你的字跡還有誰）：「等認領行李時下手！  
黑色轎車在二樓閣外等，車牌C3888。」我掏  
出我的金色小手槍，哈哈檢檢驗子彈，我回到  
行李認領處，似乎查理的電話打完了。我尋找  
天生的眼睛，在三秒鐘內我們對望了一個眼  
神。行李大大件好似土製波蘿般擲出來。小姐  
我們是聯邦密探請讓我們回去接受調查，三個  
黑衣人在左右兩邊夾住我說。一響槍一發子彈  
一個聯邦密探應聲倒地血濺在我的黑衣上不起  
眼。我被另外兩人飛快半拖半跑出機場。我衝  
上黑色轎車終於正式抵達米國，外表原來已是一  
個米國人雖然內裏不是。

「媽媽我不知你是否收到這信但我在聯邦監

獄六七八房八六七據說

你也被嚴密監管對不起

沒想到查理天生最後只

相信他們自己不要看太

多電視對眼睛不良祝香

國人民早日自主與自由

勿念魚」

（十之十·完）

連載小說